



地层深处的守护者

□张亚锋

在矿山那幽深而神秘的腹地，有一群默默无闻的英雄，他们肩扛钢钎，作为掘进作业的先驱，穿梭在狭窄而曲折的作业面之间。他们的身影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坚毅，每一次挥动钢钎，都是对安全的执着追求。

这群人，被人们称为支柱工，他们是地层深处的守护者。他们的任务，是精准地清除巷道内的每一块浮石，无论是显而易见的，还是潜藏不露的细小碎片，都不放过。他们是顶帮板的坚强后盾。因为，在他们眼中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浮石，却是井下作业人员的安全线，稍有疏忽，便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悲剧。

“翘毛”，这个初听起来或许有些陌生的词汇，在矿山深处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敲击动作，更是一种技巧的展现，一种智慧的结晶。支柱工们利用钎头的精巧设计，巧妙支点，轻松移除大块浮石，每一次“翘”的动作，都蕴含着他们对

岩石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。在爆破尘埃落定，通风稍息之后，支柱工们便毅然踏入那布满粉尘与湿热的作业面。他们由外向内，细心洒水，拂去岩石表面的尘埃，然后凭借钎头与岩石的每一次碰撞，聆听那来自岩石深处的声音。那“咚咚”的空响，是岩石间裂隙的呼唤，预示着脱落的风险；而“叮叮”的清脆，则是岩石整体稳固的乐章。他们如同经验丰富的老中医，对岩石进行着一场场“望闻问切”的细致诊断，用钎头轻敲细问，再以钎杆为工具，巧施力道，将隐患一一化解。

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支柱工这一岗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安全管理的日益严格，“网下作业”安全投入的加大，以及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升，都在悄然改变着支柱工的工作方式。大断面巷道的出现，使得传统的手工清找难以满足生产需求。于是，翘毛台车应运而生，以其高效、安全的特点，逐步取代了部分支柱工的工作。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支柱工们对矿山安全的守护从未改变。他们或手持钎杆，亲自在作业面细心清理浮石；或操作着高度机械化设备，如翘毛台车，以更加轻松、安全的方式守护着矿山的安全与稳定。

在矿山那充满挑战与风险的环境中，顶帮板问题始终是最为显著的安全隐患。它不仅对井下作业的人员构成威胁，也对设备安全带来隐患。而支柱工们，无论是老练的手工操作者，还是新时代的高度机械化设备操作者，都是巷道岩石的坚定守护者，更是矿山安全的坚固防线。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，书写着矿山安全的传奇篇章。

保洁阿姨

□王杰



我认识一位保洁阿姨，四十几岁，在我父母家附近一条路段负责保洁工作。保洁阿姨来自农村，丈夫过世得早，没改嫁，一直照顾着体弱多病的公婆，拉扯着一儿一女。平时，保洁阿姨话不多，勤快得很，搞保洁，该她做的做，不该她做的也做，就连垃圾桶都被她擦得干干净净。她负责保洁的路段是公认的样板点。

过去，我不认得保洁阿姨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让我们相识了。有一次吃喜酒的时候，我跟保洁阿姨坐在一桌。我觉得她像我姑姑，很亲切，便主动地跟她攀谈起来。开席时，保洁阿姨见我喝酒，便笑道：“小伙子，吃喜酒嘛，少喝点酒，沾沾喜气。对我来说，少喝点酒，还可以解乏呢。”我直言不讳地问：“阿姨，你平时在家喝酒吗？”保洁阿姨很直率，坦诚相告：“我做姑娘那会儿，一餐能喝一斤烈酒。如今，在家不喝酒了。有时也想喝点酒解解乏，但家庭经济条件有限，过日子嘛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”保洁阿姨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自嘲地说：“要是遇到吃喜酒，酒不用花钱买，我也喝点，一来沾沾喜气，二来解解乏。喜酒不醉人。”我乐了：“阿姨，这喜酒也是你花钱买的呀。”也许是保洁阿姨觉得我随和，也许是她喝得有点高了，居然冷不丁地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我看你人挺好的，阿姨我给你一个忠告：在单位，多干事，少讲话，没人把你当蠢子。”我真诚地道谢：“阿姨，谢谢你的教诲，我铭记在心！”散席后，我要开车送保洁阿姨回家，她死活不让，说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就尽量不添。我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平日里，保洁阿姨买菜，总是到超市里去买，而且都选择在超市晚上关门之前这个时间段。因为商家为了能把当天新鲜的蔬菜卖光，总会打折，菜便宜。保洁阿姨常常买些更便宜的“菜脚子”。但也有例外的时候。有一天早上，一家超市开门不久，保洁阿姨就进去买猪肉。她想买里脊肉，得赶早。保洁阿姨排了一会儿的队，轮到她买猪肉时，便笑容可掬地对那位卖猪肉的小姐说：“我婆婆今年才70多岁，吃了一辈子苦。眼下，不行了，估计今天晚上都过不去。她想在前，喝一碗小白菜菜里脊肉鸡蛋汤。”“大姐，不好意思，里脊肉少，已经卖光了。”小姐姐微笑地说。保洁阿姨听了，失望至极，自言自语：“都是我们做晚辈的不孝啊，可能要让婆婆带着遗憾走了。我再去看其他卖猪肉的地方看看……”说着说着，竟抽泣起来。小姐姐赶紧

安慰道：“大姐，你别着急，更别难过。之前我留了一些里脊肉。”边说边从冰柜里，拿出一块里脊肉递给保洁阿姨，“不瞒你说，这些里脊肉是我买给我妈吃的。你是人家的儿媳妇，我也是，但我没有你做的好。你买里脊肉给你婆婆吃，而我却买给我妈吃，根本就没想到我婆婆。我得向你学习！这些里脊肉有一斤多，就免费送给你，让你让你婆婆了却心愿。”保洁阿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少顷，才说：“小姐姐，我匀一半里脊肉给你，让你尽尽孝心。”小姐姐嫣然一笑：“大姐，里脊肉本来就少，再匀一半，怎么吃呀？全送给你了。你婆婆了却了心愿，我妈晓得后，也会很高兴的……”保洁阿姨坚持要付钱，小姐姐坚决不收。保洁阿姨拗不过，抹着泪离开了。

今年农历正月初三下午，我父亲从老洲回来的途中，忽地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知何时丢了，下老洲车渡时钱包还在。父亲心急如焚地折返沿路寻找钱包，他晓得能找到钱包的希望十分渺茫。当他找到保洁阿姨负责保洁的路段时，保洁阿姨拖着一把大扫帚朝他走去。“这位大哥，找什么呢？”父亲愁眉苦脸地答道：“找钱包。”保洁阿姨一边仔细地打量着父亲，一边安慰道：“大哥你别急。我扫地时，捡到了一个钱包。你说说看，你的钱包是什么颜色，里面都装了些什么？”父亲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我的钱包是黑色的，里面装有我的身份证、一张农行卡，还有一千元现金。”找到失主了，保洁阿姨开心地把钱包递给父亲：“大哥，都对上了，关键是钱包里有你的身份证。你核对一下，钱包里少了什么没有？”钱包失而复得，父亲乐坏了，看都不看，就把一千元现金全都拿出来，递给保洁阿姨：“这些钱，请收下，略表谢意。”保洁阿姨淡淡一笑：“大哥，你这是从门缝看人——把人看扁了！我要是为了钱，早就拿着钱包走了，还会在这里等失主你吗？”保洁阿姨停了停，接着说，“我是个扫地的，好多人不看重我这个职业，认为低人一等。但我看不这么看，社会分工不同，只要是劳动，就光荣！我现在确实需要钱，我上有老下有幼，还要供一个女儿念高中一个儿子念初中。但我觉得，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不能丢，得传承下去！”父亲的父亲不是大道理，全是心里话……”父亲羞愧难当又感动不已，向保洁阿姨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后来，我把保洁阿姨的故事，讲给我外婆听。老人家今年八十八岁了，听完后，掀起衣角擦拭着眼角的泪水，赞叹道：“这个小小大姐，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啊！”

难忘当年有色《简报》

□叶葆青



以上一组剪报是我发表在铜陵有色公司主编的《简报》上的新闻作品，至今已有60多年。

铜陵有色公司办报历史是从1955年7月1日创办《铜矿工人》报开始的。后因当时铜陵市没有报纸，1958年元月划归市办，并将《铜矿工人》易名《铜官山报》，该报办了半年多，于1958年9月停刊。直到1965年8月，政企合一的铜陵特区办起了《铜陵战报》。

在《铜陵战报》开办之前的1964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里，铜陵有色公司

还办过一份《简报》，填补了这两年铜陵市无报的空白，并且办得相当成功。我虽然没保留全部该报，但保留下来一部分剪贴报(如图)，仍然能说明一二。

《简报》每周一期。基本上是星期三出版。开始是人工打字油印报，30期后改为铅字排版机印，四开两版，偶有四版。报纸的内容以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情况为主。我写的“基建设计处提前五个月零七天完成全年设计任务”的简讯，《争高质量下苦功夫 医院工地职工竞树样板工程》(基建处召开设计革命化会议)等简讯属于此类。亦有技术革新一类文章。如我写的通讯《“喷浆泵”诞生记》属于此类。《简

报》对革命传统教育也很重视，1964年国庆节前，编辑部要我采访我所在的单位——铜官山有色公司基建处的处长、1949年铜官山铜矿接收大员、军代表陈智祥。我约了处里的高广勋一道去采访，聆听了陈处长的讲述，整理出《敬教日月换新天》一文，在1964年10月1日一期刊出。《简报》对职工思想品德教育也发挥了作用，如开展



藏地行旅光影

新疆 摄



布达拉宫



波密雪山



雅鲁藏布江果果塘大拐弯



然乌湖



羊卓雍措